蜀檮杌/卷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《自序》

蜀檮杌
卷上
張唐英

蜀檮杌/卷下

卷上

王建字光圖，其先潁川鄢城人，後徙居項城。隆眉廣顙，身長七尺。少與晉暉輩以剽盜為事，被重罪繫許昌，而獄吏縱之使去。武當僧處洪謂曰：「子骨相異常，貴不可言，何自陷為盜？」建感其言，因隸軍於忠武，而節度使杜審權拔為列校，從討王仙芝有功。所乘馬死，剖之，得一小蛇於心間，私自異之。秦宗權據淮西，募建補軍虞候。廣明中，僖宗幸蜀，建與晉暉、韓建、張造、李師泰同謀，率三千人奔行在。僖宗大喜，乃分其兵，使建等五人主之，號隨駕五都，田令孜皆錄為假子。駕還，分典神策軍。光啟元年，令孜與河中
王重榮有隙，移鎮易、定。重榮遂舉兵向闕。二年正月，僖宗再幸興元，以建為清道使，負玉璽以從。至堂塗驛，而邠寧李昌符、朱玫等遣人焚棧道，建翼僖宗過於烟焰中。夜宿坂下，僖宗枕建膝而寢，賜以金券。至褒中，以建遙領壁州刺史。令孜懼禍，求為西川監軍，以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。復恭慮建不附己，出為利州防禦使。十月，駕還。楊守亮鎮興元，屢召建。建疑其圖己，遂招豪猾八千，攻陷閬州，殺楊行遷，入據其城，自稱刺史。十一月，昭宗即位。陳敬瑄叛於成都，慮建與東川顧彥朗膠固為患，頗憂之。令孜曰：「建，吾子也，可折簡召之。」遂與建書曰：「中原多故，惟三蜀可以偷安。陳公恢廓無疑，同建大事。吾父子輔之，無不可也。」建大喜，領兵趨成都。敬瑄參謀

李乂謂曰：「建，今之奸雄，狼顧久矣，必不為人下。若為將校，亦非公之利。」建至東川，敬瑄遣人止之。建怒，進攻破鹿頭，入據漢州，進攻成都。顧彥朗亦懼建反戈相襲，上表雪其罪。建亦奏請擇大臣帥蜀，乃召宰相韋昭度為成都尹，割邛、蜀、黎、雅，置永平軍於邛州，以建為節度使。建發兵迎昭度於劍門，敬瑄不受代。昭度於城東置行府，以建為衙內都指揮使。大順元年十月，建度敬瑄垂敗，心冀全蜀，乃入白昭度曰：「相公興數萬之眾，未有討賊之効，而饋運不繼，大眾囂然。今關東藩鎮相噬，圖傾國家社稷，朝廷姑息不暇。相公為國大臣，其心安忍，不如東還，以清中原，此根本之策也。劍外之事，願以相委，必不負驅策。」昭度猶豫未決，建陰令軍士擒昭度帳下吏駱保、蒼頭保祿，饗食之。昭度大懼，乃以符節付建，即日東還。詔復敬瑄官，令建罷兵歸邛州。建不從，急攻成都。令孜懼，登城與建語曰：「老夫與八哥素厚，何為相扼如此？」建曰：「建與軍容有父子之恩，何心敢忘。但太師負國，而朝廷使建討之。苟太師改心，便可釋憾。」令孜與敬瑄議，以勢不可敵。其夕，令孜持符印即建營授之。翌日，以成都讓建，自稱留後，表陳其事。龍紀元年春，制授成都尹、西川節度副使仍知節度事，管內觀察處置、雲南八國招撫等使。敬瑄廢處雅州，以其子為刺史。既行，建遣殺於三江。令孜仍監其軍。四月，以令孜陰附鳳翔，擒下獄餓死。光化三年，詔建私門立戟，加中書令，封琅琊王。四年，封建西平王。

三年，昭宗還長安，建奉表貢茶布等十萬。八月，封建司徒、蜀王。四年八月，朱全忠弒昭宗，建率將吏百姓，舉哀制服。七年，全忠篡位，改元開平。巨人見青城山，鳳皇見萬歲縣，左右勸進，三遜而後從。九月，僭即偽位，號大蜀，改元武成。以王宗佶為中書令，韋莊為散騎常侍、判中書門下事，唐道襲為樞密使，任知元、潘峭為宣徽南北院使，王宗裕為太傅，王宗侃為太保兼侍中，以唐觀軍容使嚴遵美為內侍監，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。十月，下偽詔改堂宇廳館為宮殿，其略曰：「帝王之居，上應辰象。朝貢臻集，華夷會同。宮闕殿閣之深嚴，臺省府寺之宏壯，頒分名號，以正觀瞻。況我肇啟丕圖，數有嘉瑞，允協上玄之貺，式光萬世之基。至於厨廄之標題，倉庫之曹列，並宜從革，用永維新。」

大衙門為宣德門，獅子門為神獸門，大廳為會同殿，毬場門為神武門，毬場廳為神武殿，蜀王殿為承乾殿，清風樓為壽光閣。西亭子廳為咸宜殿，九頂堂為承乾殿，會仙樓為龍飛閣，西亭門為東上閣門，亭子西門為西上閣門。節堂南門為日華門，行庫角門為月華門。萬里橋門為光夏門，笮橋門為坤德門。大東門為萬春門，小東門為瑞鼎門，大西門為乾正門，小西門為延秋門，北門依舊大玄門。子城南門為崇禮門，中隔為神雀門，東門為神政門，西門為興義門，鼓角樓為大定門，北門為大安門，中隔為玄武門。昌橋為

應聖橋。舊宅為昭聖宮，堂為金華殿。摩訶池為龍躍池，賞設廳為韶光殿。軍資庫為國計庫，衙庫為內藏庫，衙內麴佑庫為齊天庫，衙內雜庫為廣潤庫，賞設庫為常盈庫，賞設行庫為殿前庫，南倉為天富倉，贍軍東庫為左金藏庫，北倉為大倉，甲仗庫為天武庫。舊三使院為彰信門，尚書省於舊使院置，御史臺於府司置。府城為皇城使，防城使司依舊，兩馬步使為左右街使，厢虞候為街巡使。後槽為飛龍廄，客司為客省使，樂營為教坊，使廚為御食厨。戟門添置三十六戟，神策營為糧料司，六軍為支計院。成都府移在子城外，逐穩便處制立府所司。新西宅為天啟宮，堂為玉華殿。

武成二年正月，祀南郊，御樓肆赦。以韋莊為吏部侍郎，張格為中書侍郎，並平章事。因謂曰：「不恃權，不行私，惟至公是守，此宰相之任也。」三月，灌州奏武部郎中張道古卒。道古，臨淄人，少有文詞，慕朱雲、梅福之節。景福中舉進士，釋褐為著作郎，遷右拾遺。時播遷之後，方鎮阻兵。道古上疏，言五危二亂七事，責授施州司戶參軍。未幾，以左補闕徵，由蜀赴闕。陳、田之亂，乃變姓名，賣卜於溫江。建聞其名，奏為節度判官。又上建詩，叙二亂五危七事，為同僚所嫉，送茂州安置。開國召為武部郎中。至玉壘關，謂所親曰：「吾唐室諫臣，終不能拳跼與鷄犬同食。今雖召還，必須再貶於此。死之日，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，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。」至蜀，果不為時所容，復貶茂州，卒於路。五月，立周氏為皇后，宗懿為太子。十月，講武星宿山，步騎三十萬。遂宴於行宮，謂左右曰：「得一二人如韓信而將之，中原不足平也。」宗佶跪曰：「臣雖不才，自顧可驅策。」兵部郎中張扶進曰：「陛下雄才大略，尚不能得岐隴尺寸之土。宗佶小子狂妄，願陛下無以中原為意。」宗佶憾之，諭庖人置藥而毒殺之。扶字子持，廣都人。博學善文，凡書奏箋檄皆屬之，贈諫議大夫。制封諸子為王。建十一子：馬姬生宗仁，白姬生宗懿，宋姬生宗輅，陳姬生宗智、宗時，喬姬生宗傑，褚姬生宗鼎、宗澤、宗平，徐姬生宗衍。撲殺晉國公王宗佶。宗佶本姓甘氏，建未有子，錄為養子，以戰功累遷中書令。恃位隆功高，所為不法，連上表求為太子。建勉諭令出，而不肯去，言詞甚悖，因叱衛士撲殺之。

三年六月，下詔勸農桑，曰：「昔劉先主入蜀，武侯勸其閉關息民，十年而後舉兵，震搖關內。朕以猥眇，托於人上，爰念烝民久罹干戈之苦，而不暇力於農桑之業。今國家漸寧，民用休息，其郡守縣令，務在惠綏，無侵無擾。使我赤子樂於南畝，而有《豳風　七月》之詠焉。」八月，吏部侍郎平章事韋莊卒。莊字端己，杜陵人，見素之後。乾寧中舉進士，建奏為掌書記。昭宗遇弑，梁祖即位，遣使宣諭。興元節度王宗綰馳驛白建。建謀興復，莊以兵者大事，不可倉卒而行，乃為建答宗綰教，其略曰：「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。衣衿之上，宸翰如新；墨詔之中，淚痕猶在。犬馬猶能報主，而況人之臣

子乎？自去年二月，車駕東還，連貢二十表，而絕無一使之報。天地阻隔，叫呼何及。聞上至谷水，臣僚及宮妃千餘人，皆為汴州所害，及至洛，果遭弒逆。自聞此詔，五內糜潰。今兩川銳旅，誓雪國恥，不知來使，何以宣諭。示此告勅，令自決進退。」梁使遂還。梁祖復遣使通好，以建為兄。莊得書笑曰：「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。」建之開國，制度、號令、刑政、禮樂皆莊所定，拜平章事，卒。有《浣花集》二十卷。十二月，大赦，改元永平。

永平元年十一月，周德權卒。德權，汝南人，建之妻弟。從建入蜀，以戰功累遷眉州刺史。梁祖既篡，德權上表曰：「按讖文，『李祐西王逢吉昌，土德兌興丹莫當』。李祐者，唐亡也；西王者，王氏興於西方也；逢吉昌者，逢字如殿下之名也。土德，坤維也。兌興，亦西方也。丹莫當者，丹，朱也，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。願稽合天命，仰膺寶籙，使天地有主，人神有依。」建大悅，曰：「成我者，叔舅也。」建即位，累遷太保中書令。卒，贈太師。

二年正月，贈張魯扶義公，諸葛亮安國王。二月朔，遊龍華禪院，召僧貫休坐，賜茶藥綵段，仍令口誦近詩。時諸王貴戚皆賜坐，貫休欲諷之，因誦《公子行》曰：「錦衣鮮華手擎鶻，閑行氣貌多輕忽。艱難稼穡總不知，五帝三王是何物？」建稱善，貴倖皆怨之。貫休，本蘭溪人，善詩，與齊己齊名，有《西岳集》十卷。三月，詔平章事張格專編纂開國以來實錄。獲玉璞於田令孜之故第，以為國寶，其文曰：「有德承天，其祚永昌。」八月，什邡縣獲銅牌石記，有膺昌之文。改什邡為通計縣，改太子名為元膺。

三年七月，大昌軍使徐瑤等脇太子元膺，舉宮中以叛。諸軍討之，斬元膺，瑤伏誅。以衍為太子。瑤字伯玉，長葛人，從建入蜀，勇猛善格鬬。建初在韋昭度幕府，其兵皆文身黧黑，衣裝詭異，眾皆稱為鬼兵，稱瑤為鬼魁。建克成都，瑤多污辱衣冠士女，富人李希妻俞氏有異色，瑤虜而逼之。俞氏曰：「吾夫夙嘗為鄉貢進士，風流儒雅，人比之相如，我尚以非我匹。爾健兒也，焉得無禮於我！」瑤仗劍謂曰：「爾畏此乎？」俞氏曰：「吾寧死，必不受辱。」瑤欲殺之，左右謂曰：「城中婦人無限，何必逞暴於此。」遂杖而釋之。

四年二月，太子衍判內外六軍事。詔以東宮為崇賢府。凡文學道德之士，得以延納訪問。重陽，建出游寶曆寺，妃后皆從。其日宮女四人逃匿，搜尋不獲。明日得之，乃寺僧誘之，藏於民家。與僧二十二人同斬於龜化橋。十月，內樞密使潘炕卒。炕字凝夢，其先河南人。與弟峭同掌機衡，號大樞小樞。有器量，家人未嘗見其喜怒。然嬖於美妾解愁，遂風恙成疾。解愁，姓趙氏，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，頗有國色，喜為新聲及工小詞。

建嘗至炕第見之，謂曰：「朕宮中無如此人。」意欲取之。炕曰：「此臣下賤人，不敢以薦於君。」其實靳之。弟峭謂曰：「綠珠之禍，可不戒耶？」炕曰：「人生貴於適意，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心耶！」人皆服其有守。十二月，御大安門，受秦、鳳、階、成之俘。大赦，改元通正。時大霖雨，禱於奇相之祠。

唐英按：古史，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珠，沉江而死，化為此神。即今江瀆廟是也。

通正二年正月，梁遣使來聘。二月，翰林學士庾傳昌卒。傳昌，後周義成侯信之後，富文藻，著《金行啟運錄》二十卷、《青宮載筆記》十五卷、《玉堂集》二十卷。三月，弘農郡王晉暉卒。暉，許州人，少有膽勇，初與建為盜，夜泊武陽古墓中，聞人呼墓中鬼曰：「潁州設無遮會，可同行否？」墓中應曰：「蜀王在此，不得相從。」二人相謂曰：「蜀王，誰是也？」暉曰：「八哥狀貌有異於人，必有不常之事。」建嘗與飲敘舊，暉曰：「武陽墓中言，果不誣耳。」建笑曰：「始望不及此。」卒，建親往臨弔。十一月，大赦，改元天漢元年，國號改稱天漢。以廣成先生杜光庭為戶部侍郎。

天漢元年正月，封張飛為靈應王，鄧艾為彰順王，張儀為昌化王。五月，祀黃帝於南郊。翌日，祀地祇於方丘。六月，賜百官飛雪丸。十一月，祀昊天上帝於圜丘。大風拔木，幕幄皆裂。改元光天，依舊稱大蜀國。

光天二年四月，有狐嗥於寢室，鵂鶹鳴於帳中，鸜鵒集於摩訶池。建因感疾甚篤，召大臣賜坐，示手書曰：「朕比遭亂離，以干戈定秦蜀，賴卿等忠勤夾輔，遂正名號，撫有神器，兢兢業業，懼不負荷。幸托天地之靈，廟社之貺，方隅底定，民黎樂康，二氣叶暢，五穀豐稔。然以萬機之大，不免勤勞於夙夜，感此疾恙，藥石弗救。太子雖幼，有賢德，然次不當立。卿等固請於外，后妃亦甚篤愛，朕不能違，立為儲貳。勉力輔戴，無墜我邦家之休。」又謂曰：「太子若不克荷，但置之別宮，選立賢者，慎勿害之。徐氏兄弟，但優與俸祿，以豐其家，勿令掌兵，以速其禍。」詔太子入侍疾。六月，建薨，年七十二。偽謚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，廟號高祖，葬永陵。

黃松子曰：唐自廣明之亂，天下凌遲。姦猾亡命之徒，攘袂誓眾於崔蒲之下，而所在橫潰。建於此時，乃與晉暉輩攘竊於許、蔡之郊，藏匿於墟墓之間，其暴固不足以警動郡縣。及抵罪被縶，死在旦夕，而孟彥暉縱之使去，此豈獄吏知其必貴而佑之耶？抑天為之耶？遂能奮跡士伍，奔赴行在，忠義感激，誠貫白日。執戈披銳，翼衛乘輿於煙焰之中，其勤至矣。巨閹猜忌，自壁遷利，遂舉兵據閬，止謀自全之計。洎陳、田召而不納，

遂抗表請師，猶有勤王之節。韋昭度章句書生，柔雅醞藉，非有將帥之才，駕馭之術。建察其可取而代，中以機智，奪其符印，遂摧敵克城，節制全蜀，而納貢述職，道不絕使。及梁祖受禪，非有湯、武、高、光之德，建誓師雪耻，而為岐隴所阻。自視才略不在梁下，其肯甘心俛首而為之臣耶？因僭竊位號，亦時使之然也。觀其委任將佐，擢用才智，撫養士卒，惠綏黎庶，勸課農桑，輕省徭賦，始似如此。及其臨終顧託，至誠無疑，前視劉備，可以無愧。予嘗始終考究建之誠心，使全忠不篡，昭宗尚克享國，必不忍為鼎足之勢。此予所以不深罪之也。

衍，字化源，建幼子，舊名宗衍。八歲封鄭王，為左奉駕軍使。元膺死，建以淮王宗輅類己，信王宗傑明敏有才，欲選立之。衍母徐氏有寵，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，言上已許衍為太子，願相公助之。格遂抗表，言：「衍才器英武，實堪社稷之托。」遂得立。開崇賢府，置僚屬，頗好經史詩賦。即位，年十八，時梁貞明五年也。立妃周氏為皇后。十月，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。十二月，拜永陵。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，改明年為乾德元年。以龍躍池為宣華池，即摩訶池也。

二年八月，衍北巡，以宰相王鍇判六軍諸衛事，旌旗戈甲，百里不絕。衍戎裝披金甲，珠帽錦袖，執弓挾矢。百姓望之，謂如灌口神。后妃餞於昇仙橋，以宮人二十人從。至漢州，駐西湖，與宮人泛舟奏樂，飲宴彌日。九月，駐軍西縣。自西縣還，至益昌，泛舟巡閬中，舟子皆衣錦繡。衍自製《水調　銀漢曲》，命樂工歌之。郡民何康女有美色，將嫁。衍取之，賜其夫家百縑，其夫一慟而卒。

三年三月，衍還成都。五月，宣華苑成，延袤十里，有重光、太清、延昌、會真之殿，清和、迎仙之宮，降真、蓬萊、丹霞之亭。土木之功，窮極奢巧。衍數於其中，為長夜之飲，嬪御雜坐，舄履交錯。嘗召嘉王宗壽赴宴，宗壽因持杯諫衍，宜以社稷為念，少節宴飲。其言慷慨，激切流涕，衍有愧色。佞臣潘在迎、顧在珣、韓昭等奏曰：「嘉王從來酒悲，不足怪也。」乃相與諧謔戲笑。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，送宗壽酒。宗壽懼禍，乃盡飲之。在迎曰：「嘉王聞玉簫歌即飲，請以玉簫賜之。」衍曰：「王必不納。」衍宮詞曰：「輝輝赫赫浮五雲，宣華池上月華新。月華如水浸宮殿，有酒不醉真癡人。」宗壽字永年，王建之族子。八月，衍受道籙於苑中，以杜光庭為傳真天師、崇真館大學士。光庭字賓聖，京兆杜陵人，寓居處州。方干見之，謂曰：「此宗廟中寶玉大圭也。」與鄭雲叟應百篇舉，不中，入天台為道士。僖宗召見，賜紫衣，出入禁中。上表乞游成都，隱青城山白雲溪，卒於蜀，年八十五，顏貌如生，眾以為尸解。有文千餘卷，皆本無為之旨。九月，詔置賢良方正、博通經史、明達吏理、識洞兵機、沈滯丘

園五科，令黃衣選人、白衣舉人投策就試，吏部考較。十月，以韓昭為吏部侍郎判三銓。昭受賂狥私，選人詣鼓院訴之。又嘲曰：「嘉、眉、邛、蜀，侍郎骨肉；導江、青城，侍郎親情；果、閬二州，侍郎自留；巴、蓬、集、壁，侍郎不惜。」衍召而問之，昭曰：「此皆太后、太妃、國舅之情，非臣之情。」衍默然。昭字德華，長安人。衍北巡，以為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。判官李台嘏云：「韓公凡事如僧剃髮，無有寸長。」昭以便佞，恩傾一時，出入宮掖。太妃愛其美風姿，而專有辟陽之寵。唐兵入蜀，王宗弼與之有隙，先捕而殺之，梟首金馬坊，百姓皆溺之。

四年二月，文明殿試制科。白衣蒲禹卿對策，其略曰：「今朝廷所行者，皆一朝一夕之事；公卿所陳者，非乃子乃孫之謀。暫偷目前之安，不為身後之慮。衣朱紫者，皆盜跖之輩；在郡縣者，皆狼虎之人。奸諛滿朝，貪淫如市，以斯求治，是謂倒行。」執政皆切齒欲誅之。衍以其言有益，擢為右補闕。三月，禁百姓不得戴小帽。衍好私行，往往宿於倡家，飲於酒樓，索筆題曰「王一來」云。恐人識之，故令民間皆戴大帽。四月，流軍使王承綱於茂州。衍嘗私至承綱家，悅其女有美色，欲私之。承綱言已許嫁，將適人。衍不從，遂取入宮。潘昭與承綱有隙，奏其出怨言，故被貶。女聞承綱得罪，剪髮求贖其罪，不從，乃自縊死。自五月不雨，至九月，林木皆枯，赤地千里，所在盜起，肥遺見紅樓。

後蜀幸寅遜修《王氏開國紀》，以肥遺為旱魃。唐英按：肥遺，蛇名，角上有火，見則大旱，非魃也，出《山海經外傳》。華山亦有此蛇。

五年三月上巳，宴怡神亭，婦女雜坐，夜分而罷。衍自執板，唱《霓裳羽衣》及《後庭花》、《思越人》曲。四月，游浣花溪，龍舟綵舫，十里綿亘。自百花潭至萬里橋，游人士女，珠翠夾岸。日正午，暴風起，須臾雷雷冥晦。有白魚自江心躍起，變為蛟形，騰空而去。是日，溺者數千人。衍懼，即時還宮。重陽，宴群臣於宣華苑，夜分未罷。衍自唱韓琮《柳枝詞》曰：「梁苑隋堤事已空，萬條猶舞舊東風。何須思想千年事，誰見楊花入漢宮。」內侍宋光溥詠胡曾詩曰：「吳王恃霸棄雄才，貪向姑蘇醉綠醅。不覺錢塘江上月，一宵西送越兵來。」衍聞之不樂，於是罷宴。七月，天富倉奏：米中生蟲如小蜂，尾後如米粒，曳之而行。十月，彗星見，長丈餘，在井鬼之次。司天言：「恐國家有大災，宜修德以禳之。」詔於玉局建置道場，以答天變。右補闕張雲上疏言：「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，成此彗星。彗者，除舊布新之義。此乃亡國之兆，豈祈禳之可弭！」衍怒，流於黎州。雲，唐安人，立朝謇諤，自比朱雲，權倖多嫉之。宣徽使景潤澄嘗謂曰：「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，今尚方只有殺鷄刀，卿欲用乎？」雲曰：「

鷄刀雖小，亦可斬群狗。」潤澄憾之，至是奏雲謗國，遂有黎州之貶。雲多病，行至臨邛，卒。

六年正月，禁民戴危帽。其製狹中，俛首即墜，在位者惡之。九月，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，市珍玩錦繡。衍不許，以為落草。莊宗怒曰：「衍豈免落草乎！」

咸康元年正月朔，受朝賀，大赦改元。三月，衍朝永陵，自為尖巾，民庶皆效之。還，宴怡神亭，嬪妃妾妓皆衣道服、蓮花冠，髽髻為樂。夾臉連額，渥以朱粉，曰醉妝，國人皆效之。四月朔，衍會群臣，舉觴不飲，容色不悅。特進顧在珣曰：「臣聞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今陛下臨軒不樂，臣願請罪。」衍曰：「北有後唐，南有蠻詔。朕既不能弔伐，彼又不為臣子，此所以憂爾。」在珣曰：「朝廷有十臣在，陛下何憂？」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著《十在文》以進曰：「只如興土木於禁中，選驍雄於麾下。爰持斧鉞，出鎮藩籬。飾宮殿於遐方，命鑾輿而遠幸，為釁之端，為禍之原，有王承休在。摧挫英雄，吹揚佞媚，全無才智，謬處腹心。斷性命於戲玩之間，戮仇讎於樞機之下，有功勞而皆棄，非賄賂而不行，有宋光嗣在。受先皇之付囑，為大國之棟梁，既不輸忠，又不知退。恣一門之奢侈，任數子之驕矜，徒為貪饕之人，實非社稷之器，有王宗弼在。謬陟煙霄，殊非謇諤，興亂本則逞章程之妙，恣姦謀則事頰舌之能，心口傾危，尚居左右，有韓昭在。性懷慘毒，心恣貪殘，焚爇軍營，要寬私第，不顧喧騰於眾口，惟思自任於忿懷，有歐陽晃在。酷毒害民，市利聚貨，叨為郡守，實負天恩，瘡痍已遍於陽安，蒙蔽尚憑於內密，有田魯儔在。為君王之元舅，受保傅之尊官，但務奢華，不思輔弼，第宅迥同於上苑，金珠求滿於貪心，有徐延瓊在。出為留守，入掌樞機，無諤諤以佐君，但唯唯而狥旨，有景潤澄在。搜求女色，取悅宸襟，常叨不次之恩，每冒無厭之寵。敷對惟誇於便捷，佐時不識於經綸，素非忠勤，實為忝竊，有嚴凝月在。唱亡國之音，銜趨時之伎，每為巫覡，以玩聖明，致君為桀紂之昏，使上乏唐虞之化，有臣在。陛下任臣如此，何憂社稷不安？」衍覽之大笑，賜在珣綵五百段，加開府，在珣以綵之半遺罕。罕字仲緘，溫江人，博通經史，獻《車駕還都賦》，除溫江主簿，遷太子洗馬。落托不羈，文多譏刺，執政惡之，故不得大用而卒。四月，唐遣客省使李嚴來聘，以覘虛實。笏書記叙興亡，其略曰：「伏自朱溫肆逆，運屬昭宗。三年痛別於西秦，一旦遽遷於東洛。誅夷宗室，焚爇宮闈。雖列藩悉是唐臣，無一處不從偽命。由是大唐中興皇帝，念高祖、太宗之業，倏爾隳隤，憤朱溫、崔胤之徒，同謀篡弒。遂乃神機迅發，心鼎獨然，竭滄溟而誓戮鯨鯢，芟林莽而決除虎兕。十年對壘，萬陣交鋒，慮久困於生靈，乃選揀其死士。纔過汶水，縛王彥章於馬前；旋及夷門，斬朱友貞於樓上。劍霜未匣，槍雪猶揮。段凝領八萬雄兵，倒戈伏死；趙嵒知一人應運，引頸待誅。遂使賊將寒心，謀夫拱手。

取乾坤只勞八日，救塗炭遂定四維。備闡皇猷，咸遵帝力。今則三秦貢表，兩浙稱臣，淮南陳述職之儀，回紇備朝天之禮。才安宇宙，便息干戈。未順梟兇，方議除翦。豈謂蜀國皇帝，柔遠懷邇，居安慮危，喜帝祚中興，群妖悉滅。特遣蘇張之士，將追唐蜀之歡。吾王迴感於蜀王，國禮遠酬於厚禮。臣等叨承元造，獲奉皇華，載馳得面於彤庭，戰汗實深於跼地。臣等無任感恩荷聖，踴躍屏營之至。」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，與語終日，伏其機辯。料嚴東還，必有鄧艾之謀，乃謂衍曰：「我先皇承天正命，惠養全蜀，有鼎足勢。今以奸雄相喻，是鄙我也。可斬其使，以威天下。」衍不從。既還，言衍荒淫失政，可一鼓而下。光葆聞之又上疏，時衍荒於游宴，不能悉用其策。光葆字季正，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。隨光嗣為閹，給事黃門，累遷東川節度使。及衍敗，託疾留閬中，為刺史安重霸所殺。七月丙午，衍應聖節，列山棚於得賢門。是日，有暴風摧之。翌日，雷震應聖堂，摧兩柱。太常少卿楊玢上言，其略曰：「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，非不騫不崩之義也。在於得賢門者，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。應聖堂柱震摧者，示陛下柱石非材也。」衍不以為意。九月，衍與母同禱青城山。宮人畢從，皆衣雲霞之衣。衍自製《甘州詞》，令宮人歌之，其詞哀怨，聞者悽愴。衍至青城，住旬日，設醮祈福。太妃、太后謁建鑄像，及丈人觀、玄都觀、金華宮、丹景山至德寺，各有所唱和，詩刻於石。次至彭州，幸陽平化，漢州三學山，夜看聖燈，亦各賦詩。回至天回驛，各又賦詩。太后詩曰：「周游靈境散幽情，千里江山喜得行。所恨風光看未足，却驅金翠入龜城。」太妃詩曰：「翠驛江亭近蜀京，夢魂猶是在青城。此來出看江山景，却被江山看出行。」徐氏父名耕，成都人。生二女，皆有國色，耕教為詩，有藻思。耕家甚貧，有相者謂之曰：「公非久當大富貴。」耕因使相其二女。相者曰：「青城山有王氣，每夜徹天者一紀矣。不十年後，有真人乘運，此二子當作妃后。君之貴，由二女致也。」及建入城，聞有姿色，納於後房。姊生彭王，妹生衍。建即位，姊為淑妃，妹為貴妃，耕為驃騎大將軍。衍即位，冊貴妃為順聖太后，淑妃為翊聖太妃。兄延瓊、弟延珪，皆致位太師、侍中。衍既荒於酒色，而徐氏姊妹亦各有倖臣，不能相規正，至於失國，皆其致也。十月，衍還成都。是月，莊宗遣興慶宮使魏王繼岌、樞密使郭崇韜來伐，中外皇駭。衍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，至是，自統精兵入秦州，以巡邊為名。左右切諫皆不聽，補闕蒲禹卿上疏，衍不納。禹卿，成都人，從衍入洛。及衍被誅，乃慟哭曰：「蜀人自此重不幸也。」乃題詩於驛門而逃，不知所終。衍離成都日，天地冥晦，兵不成列。有群鴉泊於旗杆上，其鳴甚哀。次梓潼，大風暴起，發屋拔木。知星者趙延乂言曰：「此貪狼風，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。」衍親禱張惡子廟，抽籤得「逆天者殃」四字，不悅。次綿谷，唐將李紹琛等圍鳳州，刺史王承捷以城降。衍乃以王宗勳、宗昱、宗儼為三招討以禦之。唐師至三泉，諸將皆棄城寨遁還。衍令斷桔柏津梁，自綿谷還，留王宗弼以兵固守，仍令斬宗勳等三將。俄而，宗弼亦棄綿谷奔白艻，與三將同謀，納款於魏

王。十一月，衍至成都，宮人及百官迎謁於七里亭。衍入妓妾中，作《回紇隊》以趨城中。知唐師已逼，但掩袂泣下。既而，宗弼擁兵還成都，遂劫衍及母妻諸子，遷於天啟宮，收其璽綬金寶。後魏王至德陽，衍報曰：「比與將校，謀歸朝廷，為樞密使宋光嗣、景潤澄，宣徽使李周輅、歐陽晃等異謀熒惑，各已處斬。謹函首以獻。」又邀李嚴相見，以母妻為託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先人受鉞坤維，作藩唐室，一開土宇，垂四十年。屬梁室梃災，皇綱解紐，不能助逆，遂至從權，勉狥輿情，止王三蜀。逮臣纂紹，罔敢怠遑，自保土疆，以安生聚。皇帝陛下，嗣唐虞之業，興湯武之師，廓定中區，奄征下國。梯航畢集，文軌大同。臣方議改圖，便期納款，遽聞致討，實抱驚危。今則委千里封疆，盡為王土，冀萬家臣妾，皆沐皇恩。輿櫬有歸，負荊俟罪。望回日月之照，特寬斧鉞之誅。顒佇德音，以安反側。謹奉表歸命。」翌日，魏王至七里亭，衍備亡國禮以降。魏王入居東內，崇韜止天策府。十二月，魏王斬宗弼、宗勳、宗儼於東內，夷其族。宗弼姓魏名洪夫，隸忠武軍，隨建有功，賜姓名。莊宗下詔慰勞衍曰：「固當裂土而封，必不薄人於險。三辰在上，一言不欺。」衍捧詔忻然，曰：「不失為安樂公。」乃率其宗屬及偽宰相王鎡等，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，東赴洛陽。四年三月，至鳳翔。是時，關東危急，蜀中未寧，莊宗令宦者向延嗣往，中路誅之。四月，衍至長安。延嗣至，與留守張筠，誅衍於秦州驛，夷其族，時年二十八。母徐氏臨刑呼曰：「冤哉！吾兒以一國迎降，反以為戮。信義俱棄，吾知爾禍不旋踵矣。 」建自唐光啟三年冬入蜀，父子相承，凡四十年而亡。天成三年，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。明宗下詔，追封為順正公，以諸侯禮葬於長安南三趙村。

黃松子曰：衍幼無英特之質，長於綺紈富貴之中。及元膺被誅，次當以輅、傑為嗣，而衍母專寵，大臣表裏叶謀，遂得嗣立。襲位之後，不能委任忠賢，躬決刑政。惟宮苑是務，惟宴游是好，惟憸巧是近，惟聲色是尚。閹官執政於外，母后司晨於內。張士喬輩以諫諍而得罪，王宗壽輩以鯁忠而見侮。既不卑詞厚禮以睦鄰，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。唐師壓境，尚謀宣淫於藩臣之家，而不採光葆之議。其滅亡也宜哉！然予觀莊宗之才，非司馬文王之比，崇韜、繼岌，庸兒繆將，非鍾會、鄧艾之比。是時，天下郡國，十未得五六，藩鎮跋扈，經略未暇。雖意在伐蜀，亦未有必然之計，止於求金帛錦繡，以自足其所欲。衍誠能啗之以利，結之以好，勤勞霸政，勇於為治，尚可延數十年。俟真主應運，納土歸命，不失為竇融。而以鄙吝召禍，不免面縛。及拜裂土之詔，忻然自得，以不失為劉禪。屬天未厭亂，中外有變，非辜殞命，可哀也哉！